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二十七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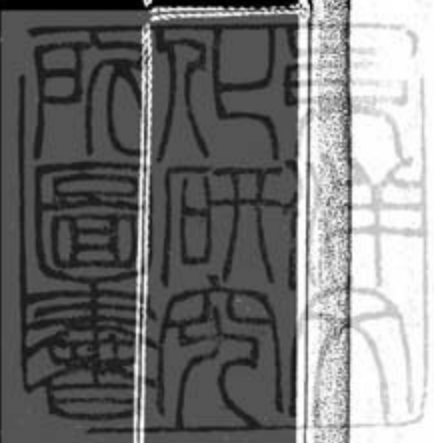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2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七

書

與貝川先生書

洪武三十二年三月河州作

解縉

縉薰沐拜書貝川大人先生閣下邈遠誨言存將十稔天涯闊異感念奚云縮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淠之虞則哈木來歸之時欽承

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恨至深見常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

聖恩數對便殿中之以慰諭重之以錙錫許以十年著述冠
帝來廷元史舛誤承

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以留中奉親之暇杜
門纂述漸有次序荐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
向非

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毋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
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與一瞻

山陵隕淚九土何圖呈悞蒙 恩遠行揚粵之人不堪寒苦

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回伏事誠不堪忍晝夜
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干

國退不得盡孝于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
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鳴哀感與

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遠京師復見

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
不勝感切願望之至

奉陳貳卿書

黃福

五月二十一日莫叅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八日陶
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極知鈞候清吉
可慰而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鸞緘已葬神投之魚腹竟不知
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
之清切使人疑其所謂益其所思雖藩宇之左瀘水之東亦
無以釋懸懸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已有書乏
便未發與發而沉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于懷且莫遠運糧
黔公出哨若謂無人不信也翁挺來降阮彥出見雖彼勢衰

懼我威大若不得焚輿視亦難以奏凱歌演又之衆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難常按堵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楫辦戰器遠征近哨暑行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謂不勞矣已附夷民打船板納稅糧當差役垂髫戴白不得息肩加以盜劫縱橫衣食窘迫不可謂不疲矣軍勞民疲財殫師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遮右護噤無一語以達

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在閣下誠不以愚言為迂而以力行為任請益以兵相地屯守養我士卒寬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田實其倉廩兵閑食足民安化行則桑土備戶之事備居重以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

取無適不然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為重輕哉人嘗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閤下與元戎胸中自有許多韜畧固不待人紛拏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已此論之外示及造船合藥并取食物一一如命另有單陳不同于聽今竝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當合而觀之恃舊布忱故敢率爾事機之暇亦可於戎闡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之千頃之陂毋啓人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卽今盛暑尚冀調理

奉總兵官英國公書

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李擴在今季擴既擒帥鑑景異之徒又以悉在

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
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楷乃李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
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
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
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於此時此際言
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
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忍於自欺苟且偷安以爲
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
媚噤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
冀永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太軍到來征守猶
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
在旣少而演入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
止以上兵者若謂羈縻于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
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
未至

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二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
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
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反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
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

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水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大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聚集三所民兵立一衛於歸化州如潼關

澤州大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江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塚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江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驍利諒心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

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戍
築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萬寧等處設
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
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
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
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克兵及單丁貧窘自克一兵者後
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
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
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
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
將原集土兵并官丁盡行反勘覓數汰其老

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
衛所應募若干土兵然後照數募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
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
選集既定卽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
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於
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
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僞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
仄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
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

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爲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

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旣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

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

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者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

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
役屬不復更其糧羞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
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
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
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
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
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
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
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
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
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
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

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
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
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
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
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克軍於中外
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
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
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
二衛蘇州克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
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薨接
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
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

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基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強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領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

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同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板圖戶口則

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
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
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
駭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
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
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
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
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
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
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
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
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
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
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
皆惰民不禁耕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
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
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
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
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
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醜縷之至惟
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八

書

奉王冢宰書

周敘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敘惟吾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爲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茲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爲無瑕之玉無疵類之珠者殆亦鮮見焉敘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邪爲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